

## 主持人语

---

余 斌

去岁仲秋，南京大学文学院迎来百年华诞，全国三十多所高校中文院系的代表齐聚一堂，共襄盛会。这里选刊的，即是庆祝会上的致辞、发言及为院庆撰写的文章。

大略言之，中国的现代高等教育已历百年，高等院校的中文系（今多已升格为文学院）的建立当然也是教育现代化的产物。不比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对应于“人文学科”，中国早有发达的文史之学，亦有书院教育的传统，然中文系之设并非该传统的延续——与其说克绍箕裘，不如说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大背景下已另辟新境。一个世纪过去，数年之内，全国多所高校中文系、文学院陆续迎来百年之庆，检点“平生”，瞩望将来，实非南京大学文学院一校一系之喜，亦非一校一院之事。

百年华诞，歌舞升平之时，宜有善颂善祷之辞，陈跃红、徐兴无两位现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中文掌门人均言及南京大学乃至全国高校中文学科的发展，且不乏鼓舞士气之语，然祝祷之余，于中文教育亦不无忧患意识。方今之世，中文学科在内的人文学科之边缘化，已是不争的事实。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中文人如何确定自己的身份，中文学科何以在新的学术格局中有以自立，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莫励锋、丁帆二教授的文章则更从各自的角度提示了中文学科受到的来自不同方向的挤压。不妨说，自有中文学科起，中文人已然在建设着一个新传统，这个传统的建立却是命途多舛。西方话语的强势导致研究中的削足适履，失其故步固是一端，他方面政治对学术的强奸，行政对教育的干涉，亦严重阻挠了学术传统的形成。

莫、丁二教授之言说，一重学术传承，一重社会责任之担当，二者实一体之两面，学者的担当，固有赖于学术承传的支援，另一方面，守先待后，承传文化，其本身何尝不也是一种担当？而承传与担当，不同院校中文院系或有不同的路径，个人或有不同的选择，然其前提则一，即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意志”。此一点，殆无疑问。